

雪舞

费克申/著

Xue Wu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神 探 古 洛 传 奇

雪 舞

费克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舞/费克申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1
(神探古洛传奇)
ISBN 7-5033-1455-9

I. 雪… II. 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822 号

书 名: 雪 舞

作 者: 费克申

责任编辑: 祁周虹

装帧设计: 黄学军 郭业斌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6 千字

印 张: 6.37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55-9/I·1159

定 价: 13.60 元

Wu

神探古洛传奇

● 黑鸟

■ 冰山

◆ 雪舞

雪

舞

3/03



责任编辑

祁周虹

责任校对

吴 汇

装帧设计

黄学军

郭业斌



我从不为自己的聪明
感到吃惊

——古洛

引子

冬夜。冷。万籁俱寂。城市中的大多数人家已经钻进被窝，只有风在猛烈地刮着，呼啸一声，于是，街上的雪尘便恐惧地疾跑起来，箭一般在马路上窜过。这就是严冬的威力，它让一切生灵都销声匿迹。

“多么好的夜晚，正好干活。”他在想。

他喜欢黑夜，这是他的伙伴，但严寒更是他忠实的朋友，还有这阴冷的风。

他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中等个头。粗大的骨节蕴藏着巨人般的力量，塌陷的额头、稀疏的牙齿证明他有原始人般的敏捷和反应，深陷的圆眼睛里的光反射出他内心的残忍和凶狠。他具备干他这一行的所具备的条件。

“真冷！”他缩起脖子，把下巴藏在羊毛围巾下面。厚厚的羽绒服在寒风中薄得像夏天的单衣。他有意地打着抖，把体内的寒气逼出来。这冷是来自他紧张、兴奋的内心，每次干活儿前他都要打抖，而且感到胃在冷气中痉挛，有时这种痉挛会叫他昏厥过去，即使夏天也不例外。

“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活儿会做得漂亮。钱会到手的。”他鼓励自己，一边从上衣的衣袋中用手触摸了一下腰间的匕首，又伸出右手，插进怀里摸摸刀柄，刀柄被他的体温焐得比刚从手套里抽出的手还温暖。

“伙计，等会儿要看你的了。”刀从没背叛过他，虽然只是抽象的刀，因为他干完一件活儿就要换一把刀。只要摸一摸刀，他的紧张就消失了，然后就是发自肺腑的振奋和一身的活力。

“今天晚上的活儿好干。一个娘们儿。”他轻松地想着。可这是个什么样的娘们儿啊！他一想起那张脸和身体就激动得浑身血液沸腾，“如果可以的话，真想……虽然年纪大了些，但还是那么动人！”他想到这儿，不由得加快了步伐，以至街道在他的脚步下发出愤怒的呻吟。

在他接近目的地时，看见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正疾速地开走。他锐利的眼睛准确地记录下了车牌号。

“哪儿的车？”他警觉了。但车很快就扬起雪尘，拐

了个弯，消失了。他松了口气，稍微调整了一下情绪，又深深地吸了口气，让氧气充满他健壮的身体，这些对职业杀手是必要的。然后他放轻脚步，像影子一样走进楼里……



我从不为自己的聪明
感到吃惊

——古洛

1998年2月16日 星期一

这件凶杀案来得那么平淡、自然,就像太阳发光、人呼吸空气一样,不会有人感到惊奇,凶手落网也应在情理之中。但在古洛的破案经历中,它却是个棘手的案件,其中充满了险滩暗礁,稍不慎就会使侦破之船粉身碎骨。

现场是这样被发现的——

在本市青北区给一座居民楼烧锅炉的临时工在清晨去楼前的煤堆里取煤时,看到在煤堆顶部有一包东西,是用布单裹着的。他踩着尚有积雪的煤走上去,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穿着紫色睡袍的女人。她

安详地躺着，像睡着一样，若不是雪白、丰满的乳房边的伤口，锅炉工真不能判断眼前是个死人。他愣了一会儿，连喊都没喊出来，就连滚带爬地跑下煤堆。

他慌慌张张地敲响了一楼的刘家。刘家老太太是居委会的，常为楼里的供暖不热，和锅炉工打交道。她没听锅炉工说完，就马上穿好衣服，戴上围巾，以不符合她年龄的步伐，和锅炉工一道去派出所报了案……

当刑警队的人赶来时，派出所的两个年轻民警已保护好了现场，正神色紧张地等待着。刑警队队长李国雄带着两个刑警和法医技术人员立刻开始了勘查现场的工作。

死者，女性，约35岁左右。尸体被一张花色淡雅的床单裹着，尸身除了一件紫色的睡袍外，全身赤裸，在胸口有一处伤痕，血已凝固，法医初步判定是被类似于刀子的利器所致，看样子是致命伤。手腕有紫色瘀痕。现场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李国雄在旁边询问两个报案人：“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那个锅炉工身材矮小，但很强壮，穿着肮脏工作服的身躯在早晨的寒风中颤抖着。他努力克制着紧张，说：“五六点钟吧。”

“说准确点儿。”李国雄不耐烦了。

“5点过点儿，5点15分。”

“嗯。锅炉房昨晚谁值班？”

“值啥班。这儿就我一个人烧锅炉，人就睡这儿。”

“昨晚没听着动静？”

“啥也没听着。”锅炉工肯定地说。

刘家老太太倒很冷静。她条理清晰地说了一下报案经过，也肯定昨晚没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

当李国雄揭开尸体上蒙着的床单时，一个刑警叫了一声：“这不是虞雅嘛！”

“虞雅是谁？”李国雄反问道。

“嗨，电视台的记者，还是妇女节目的主持人，挺有名的。我看有点儿像她。”这个刑警犹疑地说。

李国雄不爱看电视，就是看了也未必记得住。他弯下魁梧的身躯仔细看了看死者。死者的容貌除了有些吃惊的表情外，简直像活着一样：她生前那肯定是大大的眼睛半闭着，长长的睫毛，眉毛又细又黑向鬓角伸去，嘴唇丰满，鼻梁挺直，毫无疑问是个美人。李国雄忙叫来派出所的民警，让他们认一下。大体上年轻人才对这些演艺圈的人感兴趣。李国雄已40出头了，有家有口，除了工作就是家庭，没有看电视的闲情逸致。

派出所的两个民警走过来，看了看说：“你们不提，我也没往这儿想。现在可以确定是虞雅。”

李国雄嘲讽地笑了笑，想道：“看样子，这两个傻子真吓坏了。”

“她就在旁边的楼上住，是我管片的。”其中一个

惊叫道。

“在哪儿住？”李国雄紧张起来。

“隔一座楼就是，”民警指了指右边，“在二楼住。”

李国雄立刻带着一个刑警和管片民警去虞雅住的那座楼。这是一座 80 年代盖的 6 层红砖楼，有 4 个单元。虞雅住在一栋的二层，对面还有一家。

虞雅家的防盗门关着，但李国雄用手一拧把手，门就开了。里面的屋门却锁着。李国雄按了按门铃，没人回答。李国雄重重敲门，里面还是死一般的沉寂。李国雄又敲邻居的门，也没人开门。他看看手表，已 7 点多了。看样子都去上班了。

李国雄决定通知电视台和虞雅的亲属来认尸。

8 时 15 分，市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和虞雅部门的一个女负责人赶到市公安医院的太平间。副台长和李国雄匆匆地握了握手说：“我们一接到电话就赶来了。虞雅今早没来上班。”同来的那个女人带一副金丝边眼镜，有些风度，紧闭着嘴一言不发。

“是她！”副台长看了一眼就说。脸上一副沉痛的表情。“装得不错。”李国雄想。

那个女的像演电影一样，尖叫了一声，可是没能昏过去。然后拿出一方绣花的手帕擦起眼来。

“说实话，开始时我并不相信会是虞雅。虽然她今天没来上班。但因为最近刚制作完一个大节目，在家休息也很正常，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真是！……

公安局的同志们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副台长似乎从震惊和悲痛中清醒过来一样，严肃地问道。

“她家里有些什么人？要通知家属。”

“她没孩子。和丈夫住在一起。”

“他丈夫在哪儿工作？”

“外贸进出口公司，是个处长。”

“知道电话吗？”

“这个……需要查一查。”

那个带眼镜的女人把手帕从干涩的眼睛上拿开，戴上眼镜，急躁地说：“我知道她先生的电话。”随即说了个号码。

“她在本市还有什么亲戚？”

“有个妹妹在话剧院工作，叫虞清。我这儿也有她的电话。”女人说着，从绿色呢大衣口袋里掏出个精致的小本，说了号码。“知道的还真不少。”李国雄让一个刑警去打电话。

一会儿工夫，刑警回来了。说虞雅的丈夫昨天下午出差去了北京，现在单位正在与他联系；而虞雅的妹妹说，马上就来。

市话剧院离这里不远。虞雅的妹妹接到电话后就马上赶来了。她气喘吁吁，脸上泛着只有年轻人特有的红晕：“我姐姐怎么了？”她说话有些气急败坏。

李国雄看了虞清一眼，这是个身材高挑、漂亮的年轻姑娘，大约二十三、四岁，烫着波浪形披肩发，很有

魅力。

“让你认一下。”李国雄想说的柔和些,但没能做到。

虞清急切但有些畏惧地走到虞雅的尸体前。她只看了一眼,就昏了过去。

清醒过来的虞清呜咽着,什么也说不出。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同情地搂着她。

李国雄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才说:“你姐夫出差没回来,你有他们家的钥匙吗?我们要看一下她的家。”

“有。”虞清从小手包里拿出一串钥匙。

“我也要去。”

“行。”

这是个两室的普通住房。一进门,走廊的左边是厨房,稍向右是卫生间,靠厨房的是起居室,挺大,足有20多平方米。卫生间一边是卧室,也有十六七平方米。房间经过精心的装修,实木地板,起居室里铺着一块羊毛地毯,家具、吊灯都是进口的,电器设备从34英寸彩电到日本进口音响,应有尽有。卧室的大双人床边的地上铺着一块白熊皮的地毯,屋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两个房间的墙上挂着外国名画和中国的山水画,其中不乏本市的名画家和全国颇有名气的画家赠送的画幅。

李国雄在凌乱不堪的床上发现了血迹。“毫无疑问,作案的第一现场在这儿。现在就是勘查现场了。”

李国雄看看表,才10点半,没想到死者的身份和

第一作案现场这么快就确定了。“好兆头。”李国雄欣慰地想，但紧接着心头浮现起一丝犹疑，这是长年破案的直觉告诉他，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这时，虞清叫了起来：“我姐姐的首饰盒怎么没了？”

“什么？”李国雄赶快走了过来。

虞清面无血色地坐在一个仿古雕花的红木五斗橱前，五斗橱的抽屉打开着。

“怎么回事？是你打开的？”李国雄问。

虞清摇摇头说：“我姐姐的首饰盒没了。”

“里面有很多首饰吗？”

虞清点点头。

“你能记住都有一些什么吗？”

“有珍珠项链两条、金戒指四五个，还有红宝石戒指、翡翠戒指好几个。我记不太清了。但最值钱的是个大钻石戒指。箍是白金做的仙鹤的两只翅膀，一个大钻石，钻石上面是个小红宝石，说是按丹顶鹤设计的。我姐姐给我看过。”

“噢。”李国雄又有了新的想法。